□薛凯敏/诗篇

寂寞的钢铁

(组诗)

寂寞的钢铁

在工厂,钢铁
是一群不声不响的汉子

他们的骨骼和血性
支撑着工厂的大门
他们满身粉尘
无声无响地工作
天寒地冻,依旧
顶天立地的模样

我敬佩这些钢铁
与他们结成伙伴
在机声隆隆的车间
在飞速转动的机床
坚硬的身躯
做一次质的变形

他们的寂寞
是身躯上飞溅而下的铁屑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
坚硬的品德
向新的途径前行

钢铁的血性
让每个人感动
坚守在一个岗位
一年一年,如此生活

向钢铁学习

钢铁比自己坚强
钢铁不会落泪
在许多日子里
灵魂中滋生着铁的元素

他的精神和意志
是我手中解冻的按钮
我很不忍心
将一块钢铁变形
我要按照图纸留下他们的原貌
按照工艺
把他的性格制造出来
他们不言不语
任刀具疯狂地杀戮
每一次启动机床
都感到肢体的疼痛

围绕钢铁
学到的又何止许多

退休的石榴

上午的电话
把你叫到人事部
人生逾越的门槛
此刻显得那样陡峭

你是八月的石榴
在工厂的园中生长了三十年
枝干和叶子
皱纹中弥漫铁的味道

此刻,你在树枝上
颤颤巍巍,好像一阵风
就能碰到你
退休的痛

一颗螺丝钉

一颗螺钉
多么可爱的欧式建筑
里面藏着七个小矮人
住着一个灰姑娘
大灰狼善良的长舌
在外面挡风

这颗螺钉
钉在墙壁上
尖尖的头颅
是圣诞老人的小红帽吧
我给孩子讲螺钉的诞生
讲一块铁
在成长中的重量

多少年后

多少年后
我仍守着钢铁
穿行于我血液中的钢铁
一层层锈蚀着肌肤
一个崭新的灵魂诞生

多少年后
我仍旧坚守着钢铁的个性
在炉火中熔炼的柔情
一辈子交给最爱的人

多少年后
我听到钢铁撞击的声音
骨骼颤动一下
就有新的产品
在黎明分娩

□仝真真/小小说

深秋的钥匙

(本报资料图片)

安颜走出单位的时候是上午11点30分,深秋的天气很干很冷,天高得近乎虚幻,她不禁抬头看看左上方的天空,阳光从法国梧桐叶子的缝隙里透进来,氤氲开来,好像山间的薄雾,又像是乔楚在车里抽烟时弥漫开来的烟的影子。每次乔楚抽烟她都会靠在车玻璃上静静地看着乔楚略微圆短的手指夹着烟蒂,烟雾就从他小小的嘴里舞蹈似的奔出,略微迟疑再散开,她的角度能看清他有些干燥的嘴唇,还有微微透出的牙齿的光泽,她爱他这烟的味道也爱他身上的味道,温暖得像是厚重有力的手掺杂着阳光的味道,这时她总会忍不住想吻眼前这个男人,想趴在他脖颈上闻他的味道。"乔楚……"安颜吃了一惊,脚步顿下来,又开始往家的方向走去,她今天已经和乔楚分手了,所以不能再想他,分手这个词其实不太适合她,因为她今年26岁未婚,而乔楚却是有家有室的男人。一束阳光照在她脸上,脸瞬间亮起来,她微微眯起了眼睛,脸上的妆容精致,面容姣好,看不出一丝坏情绪,眼睛眯起来时像只慵懒的猫,他们都叫她猫,说她长了张猫脸,慵懒而妩媚,她脖颈修长,围了一条豹纹的围巾松松长长地垂着,隐约露出白白的锁骨和一条细细的项链,瘦而高挑的身子裹在米色的风衣里,像是这秋日里黄透了的叶子,熟而未干。她时不时地拂一下长长的烫发,像是怕头发被吹乱了,一路走得很慢时不时会踩在落下的黄叶上,脚下发出叶子支离破碎的声音。

上楼,开门,锁门,换鞋,一切无须思考便可精确完成,这个可怕而神奇的东西叫习惯,她靠在门上发不出声音,稍微清醒些她走到饮水机前接了一杯水,纯净水桶里发出很夸张的响声,咚咚的声音像是水纠结着不肯离去。一杯水下去,她立刻清醒了很多,打开电脑习惯地登上QQ,乔楚的头像暗着,没有留言,手机在床上安静地黑着屏,没有信息没有电话,所有的一切都告诉她,乔楚离开了她的生活不会再回来。她打开电脑一张一张地翻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乔楚安静而温暖,泪终于下来了,她的乔楚,那个本就不属于她,也从未真正属于过她的乔楚永远不会再出现了,这点她确信。

以前她总觉得世界太小,有些人即使说了分手也会一扭头再次遇见,不懂得一个人彻底在生命里消失的感觉,可是有些人真的就是在一句"再见"之后永远不再见了,世界太大,生命太短,缘分太少,诱惑太多,我们怎会相见,就算再见还是一句"再见",就像张楠。

两年前安颜来到这座小城市,理由就是张楠,他们属于被看好的金童玉女,高考压力下的相互支撑和偎依,大学四年的彼此牵挂,鸿雁传书,以及对未来的模糊遥远的憧憬,当然也有初尝禁果的彼此占有与探索。他们定期见面,彼此欣喜若狂,至少表面是这样的,双方家长也是早已谈妥婚事,一毕业就结婚,结婚日期定在2008年8月8日,她对这一切充满了幻想,"张楠,我们买这个沙发,可以窝在里面一起看电视,要这个大床,人四分之三的时光要在床上度过,必须舒服,还这个鱼缸,我要养很多我爱的火红的鱼……"她当时拉着他的手撒娇,像极了冬日偎在人脸上探索呼吸的猫,那猫仗着溺爱不停地撒娇,忘记分寸和防备,原来记忆都在。2007年圣诞节张楠陪她过了他们最后的节日,他们一起吃蛋糕,一起看电影,他背着她走在寒冷热闹的大街,那天飘起了雪,在灯火辉煌的街头,她以为这场雪只为她下。第二天张楠要赶回学校,安颜忽然想给他一个惊喜,在他走后坐的另一班火车,没有约定,随后而至,她打开了他租的房子,是她一辈子忘不掉的画面,张楠的怀里是另一个女人,他宽厚的肩膀,他紧实的大臂……一切都像做梦,她像做错了事一样地奔跑出去,在西安飘着雪的街头开始呕吐。她抬起头,雪以路灯为中心纷纷扬扬地散开来,有些落入她眼中,凉的,又迅速热起来,她没有眼泪只是想吐。胃开始剧烈疼痛,她裹紧棉衣拦了辆车匆匆逃掉,她是一路逃着回来的,跌跌撞撞狼狈异常,从此她开始害怕楠,很奇怪仿佛那个出了轨被抓了现行的人是自己。直到现在她都觉得做梦一般,她从未想过失去他的生活,他已经成为她的家人,成为她身体的某个部分,就像手臂,砍下了会痛会残缺。这记忆飞快闪过,她不容它迟疑和停留。

一切到此为止,她记不起来了,人的大脑是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会自动封存那些太过痛苦的记忆,医学上称之为选择性记忆。安颜打开抽屉拿出一根烟,点燃,在乔楚眼里她是不会抽烟的,这是乔楚的烟,盒子上还留有他的味道,就像是他的抚摸,细腻飘忽又是急切寻找和占有的。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吐出,乔楚的味道淡去,安颜的味道变得浓厚起来。她倒了杯红酒,慢慢地喝着,把头垂到床下,她每次不愿思考惯用的动作。怎么认识乔楚的?衬衣,她脑海里出现的是一件白衬衣,一件刚刚用肥皂洗干净在阳光下晒干的白衬衣,从底下仰望是蓝蓝的天,然后是他眯起来的小眼睛,这是安颜第一次见到乔楚的印象。她第一次到那个单位,偏远寂静的单位,男性居多,她记得是四五月份山上连翘花开的时节,满眼的嫩黄,她进到新单位不声不响,但是她身上所独有的气质已经把她和这里的人区分开来。她成了这里的独行侠,每天早上打扫办公室,值班,她来这里只为遗忘,然而她爱上了那里的傍晚。

□王新世/小小说

守摊老人

我喊她老奶。老奶很老了,头发全白,再过五年,老奶就整八十了。老奶个子不高,很黑很瘦,满脸陈年核桃一样的皱纹又深又密,像被刀刻过一样。

每天早上八九点钟的时候,老奶有时让爷爷,有时让孙女倩倩帮着,推着摆摊的小车,叽扭叽扭准时从家里出来到朝阳一街丁字口的一角摆小摊,万家灯火将熄的时候,再由孙女倩倩帮着老奶推着摆摊的小车,碾着早上来时的路叽扭叽扭而归。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风霜雨雪、酷暑严寒,将小桥流水一样的日子一天天推熬了过来。老奶和她的摊车,早就在小城朝阳一街人的心中定格成了一处风景。

老奶做的是小买卖,老奶的小买卖车上都卖些啥摆些啥?哦,一下子还真无法一一说清。

夏天的时候呢,老奶的小摊上卖雪糕康宁蛋卷凉冰冰橘子汽水和枣汁汽水;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天儿也凉了冷了,雪糕冰糕汽水吃得喝得人少了,老奶的小摊上则改卖五香奶油瓜子和炒花生。嫩玉米上市的时候呢,老奶的小摊上多出煮嫩玉米盆,上面摆着冒着热气的玉米穗;早红薯下来呢,老奶的小摊上冒出煮红心红薯。新年刚过,没什么新鲜吃物上市,老奶的小摊上却排出了又粗又长的紫皮甘蔗……九九归一,摆摊的老奶总是无一日的让自己闲着,老奶的小摊小买卖总是无一日的不摆不做。

日子真快呀,小桥流水一样,2011年端午节才过罢,说话就又来到了2011年的中秋节。

……已近黄昏,血红血红的夕阳也像摆摊老奶不堪重负的肩头么,早早地就西下坠落。老奶木然地坐在摆摊的老木椅上,茫然呆滞地打量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很显然,老奶的小摊上,今儿也没多少生意。

"老奶,今儿的生意不好,又是八月十五,我帮您早点把摊收了吧。"孙女倩倩放学后来到老奶的摊前对老奶说。

"不忙不忙,你先回去做功课吧,摊儿晚会儿再收,说不定过一会儿就有人来买东西呢。"老奶对孙女倩倩说。

孙女倩倩回家做功课去了,老奶望着倩倩日渐长高的背影,长长地长长地叹了一口长气。

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马路对面的公共汽车站牌边,像往常一样站着几个人等最后一班车。车来了。老奶想着:这趟车一开走,就收摊儿。

车,慢慢地停下,又慢慢地开走,没想到竟拉下了那个穿一袭深色套装的年轻女人。老奶想起来了,这些天,每晚等最后一班车的人中,好像总有这个女人,老是面朝马路这边一动不动地站着,朝老奶的小摊儿车望着。

"这可是最后一趟车了,这女子不上车,怕是有人来接吧?"老奶心里随意想着,口中自言自语地念叨,缓缓回转身来,一面收拾摊车上的什物,一面不时望望回家的路,等孙女来接她。

"奶奶,您收摊儿呀?"一个女子的声音问。老奶徐徐转过脸来,看看马路对面,又看看面前和她说话的人,原来是对面站牌边的那个穿深色套装的女子。

"收,收,这就收。"老奶瞅着这女子,不认识,再瞅瞅女子的脸,又好像有点熟识、见过。

"奶奶,小摊上的生意今儿还行吧?"女人又问老奶。

"不行。一整天也买不了多少东西,没法儿。"老奶叹口气又说,"这会儿小摊上的生意可不比从前了,如今的厂效益都不好,物价涨得又这么快,你想想,人手上钱都不宽裕了,哪还有闲钱来我的小摊上买零食吃呢。"

"奶奶,小摊上的生意是一天比一天难做,您老也这么大年岁了,不行小摊就别摆了,回家也歇歇,享几年晚福吧。"女人对老奶说。

"那哪行啊,我老伴虽说退休了,可退休工资也开不了多少,他的身体也不是那么好,顶顶要紧的是,我还有个上中学的孙女倩倩呢,她学习成绩那么好,年年三好生,回回全年级考第一,回头考上大学,我给她拿不出学费可不就整个把我孙女倩倩给耽误了吗?我孙女倩倩的命本来就那么苦,有爸妈还找不着在哪儿,我孙女倩倩的心又是那么要强。"

女人听完老奶的话,眼圈红红的潮湿起来,继而泪水也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后哽咽地对老奶说:"奶奶,您老还认得我吗?"

老奶看了女人摇摇头说:"不记得了。"

"您老再仔细瞅瞅。"说着一下子扑跪到老奶膝前,抬起了已是满脸泪水的脸,直直地望着满头白发满脸皱纹的老奶。

老奶两手托着女人的脸,仔仔细细地看着端详着,看着端详着,看着端详着,接着老奶的手和嘴唇不听使唤地剧烈抖动起来,眼睛闪闪发亮,话也说不囫囵了:"你……你……你就是……是倩倩……倩倩她亲生妈妈吗?"

女人终于泪如雨下,哭着对老奶说:"是。我就是十几年前把倩倩包裹着放到您老摊前的那个女人,我就是倩倩她亲生妈妈……奶奶,我实在对不住您,可那时,我实在是……实在是没有一点儿办法啊,奶奶,您老能原谅我吗?奶奶。"

"……孩子,奶奶能原谅你,奶奶能原谅你,孩子,只要你能来。孩子,我都这么大岁数了,黄土都埋到脖子跟前了,我还能活几天呢?我天天在这儿摆摊,为的是啥呀?为的就是等你来呀。孩子,你要再不来,我恐怕就等不到你了呀,孩子。"老奶的泪水顺着满是沟壑的脸一滴一滴的,滴落到摆摊小车的硬地上。

"……奶奶,我知道了呀,我错了,我对不住您,奶奶。"

"孩子只要你能来,啥都别说了,快,咱这就收摊回家,收摊回家……回家,倩倩在家等着咱呢……"

第二天,朝阳一街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奶奶和她的小摊车不见了。又过了半年,奶奶安然长逝,享年75岁。倩倩妈和倩倩哭得痛不欲生,死去活来。

任谁劝也劝不住。"奶奶,是我害死了你呀,我不该来和倩倩团圆。要不然,你为了倩倩,咋说也还能多活几年呢。"

倩倩妈撕心裂肺地拍着棺木,对躺在里面的奶奶哭说。

□石 原/作家写真

搓背老王

——记焦作作家王新世

家住东苑。东苑路上有两家澡堂。一家叫做"东方池典",高高的楼,楼里楼外装修得富丽堂皇,据说设施很好服务更好,所以门前天天车水马龙。我却一次也没进去过。为啥?一个字——贵!洗个澡至少得39元,原非我等工薪族所能消费得起呀!我长年光顾的是另一家,一家一溜八九间平房门头连个名头也没有的小澡堂。外观破旧,内里简陋,但干净整洁,尤其是便宜,一张澡票不过三块钱,仅是那一家的十多分之一呀!

小澡堂破旧简陋却干净整洁,多亏了有位搓背老王。

老王是男澡堂里唯一的一位搓背工,每天不仅管搓背捏脚捶腿按腰拔火罐,还得管洗池子拖地板换水打汽整理床铺,总之除了坐在外间管收钱的老板而外,他就是一位全职全能全权全责的"一把手"了。老王老不适闲,总是随时随手把洗浴间和更衣间拾掇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齐齐整整,老板称心,大家舒心,他自个儿也开心。

老王已然五十岁拐弯儿了,天生一个乐天派,爱说爱笑,又热情真诚,见谁进去都会笑容满面地打招呼:"来了啊!"接下去会说:"慢点啊老先生!小心地板滑!"接下去又会说:"小池刚打过汽,泡着热乎,正得劲!"搓背时嘴也没闲着,跟人聊家长里短奇闻怪事天下大事,乐呵呵笑声不断。日久天长,常来洗澡的老年人年轻人都成了他的老熟人老朋友,聊起天来比单位里开座谈会热闹多了。我这人生性木讷不善交际,见了生人话更少,但受他感染,不由得也性情渐变,渐渐地也爱说爱笑起来,也轻松起来,也快乐起来,也年轻起来。

老王人缘好,当然不单是脾气好,更在于活儿干得好。他来之前,这里曾走马灯般换过一茬又一茬搓背工,一般都是俩人,轮流搓轮流歇,都不会笑,都少言寡语,都是黑封着脸搓一遍完事,其中不乏浮皮潦草支差应付者。顾客不满意,有的争吵过,有的就干脆互相搓,搓背工们自然也就待不长。他一来,全变了,不管熟不熟,不管脏不脏,统统搓两遍甚至三遍,热热乎乎,细细发发,周周到到,必要顾客满意了才收手。像我这样一周只洗一次澡的,就常享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待遇,眼看着泥条子一次次下雪般被他搓落,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他却乐呵呵说:"嗨!这算啥!不就是多费点力气!谁挣钱都不容易,不脏谁花钱洗澡搓背哩?咱是工人出身,干啥都得尽心尽力,不能对不起人!"有人没带钱想搓背,不管熟不熟,他都照搓不误,照样热乎细发周到,照样谈笑风生笑口常开。我不禁对他刮目相看。因为,我也是工人出身,我知道工人是怎么对待工作怎么对待他人的。

后来,我洗完澡后休息时常与他闲聊,就知道了他原是市水暖厂的一名技工,厂子破产后又到市建公司干建筑工,最终因企业不景气而被下岗分流了。"现在工作多不好找呀!后来朋友介绍干这一行,我看怪好,风吹不着,雨打不着,挣钱多少起码稳定,就干上了。三年多了,越干还越心安理得得心应手了。啥工作高贵?啥工作低搭?啥活儿都得有人干。干啥活儿都不丢人。叫我看,不劳而获哩人才丢人!像那些贪污受贿哩赃官们,老百姓谁不骂?他们才真丢人哩……"听老王侃侃而谈,我不禁感慨万端,又肃然起敬。

前不久,有一天,一直称呼我"石师傅"的老王突然改口叫"石老师"了。我说:"我也是工人出身,没当过老师呀!"他笑了:"前两天你们厂小宋来洗澡,听他说起你,才知道你好写文章,还出过几本书哩。我也好写点东西,但是水平不行,该叫你老师呀!"边说着边递过一沓稿纸来,"这是我刚写哩一篇小说,麻烦石老师给看看,指点指点。"我接过来,第一眼就看到了标题下的署名——王新世。我瞬间惊呆了。王新世!这名字太熟悉了呀!以前在报刊上常常见到的呀!我万万没想到他就是我面前的搓背老王呀!我尤其没想到的是,而今每天以搓背为生养家糊口的他,竟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竟依然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地从事着文学创作!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境界呀!一时间,我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我们聊了许久许久。

老王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谁都会有不好过哩时候。老怨天尤人,没用!光好高骛远,也不行!倒不如脚踏实地干好自己能干哩活儿,高高兴兴过好每一天!"

老王说:"当个男人,先得养家糊口,得叫老婆小孩儿没有衣食之忧。但是,不管到啥时候,也不能没有精神追求。不然,不就真成了行尸走肉?!"

老王说:"苦呀累呀,挫折呀磨难呀,其实也是一笔财富。没经历过哩硬去写,咋看咋像瞎编哩。我现在正在写一部中篇小说,题目就叫《澡堂里的故事》。"

我被老王深深地感动了。

我该叫老王"老师"才是。

本社地址:焦作市人民路890号 邮政编码:454001 电话:办公室3935143 总编室8797251 通联部8797372 发行投递公司8797555 报业传媒公司8797222 房产策划营销公司8797333 印务公司3934290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8797444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焦工商广字01号 全年定价398元 自办发行 上期本报开印:3:00 印完:5:00 本社印务公司印刷